

与西大饭厅相关的两段往事

○甄润己（1963无线电）



甄润己
学长近照

我于1957年入学无线电系，始住当时新辟东区8号楼，就餐楼前的“共产主义第七餐厅”，很方便。一年后，似是施工原因又迁住老区大操场北端的新斋，就餐校园西北角的“西大饭厅”。当时多数专业基础课就在主楼最东边的系馆讲授。于是，住宿、就餐，早、午、晚整日东西奔波，好在大家年轻气盛，意气风发，种种不便均不在话下。

“新斋”不新——那是老清华的居舍。空间、门窗狭小，高大的排杨挡在窗外，室内昏暗自不必说。正好又住底楼，冬天阴冷异常；水暖管路本来就陈旧不堪，寒潮忽至，冷冻堵塞，被迫停暖整一严冬。我是很禁冻的人，晚上睡觉多和衣而卧；有人甚至顶着帽子过夜。早晨起床，头部冻得生疼……同学们熬过了寒冬，活得挺乐和。

那时正当三年困难时期，虽未到最为艰难阶段但已捉襟见肘。午饭晚饭各交一

张餐卷：一份合菜，主食还能吃饱。去晚了肚皮免不了受委曲。每到中午自东系馆下课，迎着凛冽西北风侧身逆行，风沙抽打在脸上，沙沙作响。少有同学幸有铁马（自行车）当步，先行赶到西大饭厅。同窗意气，有福同享，抢先捡拾的发糕块头又大又厚。怎奈难免内中干面夹生，及至后续同学赶至，大喜过望，饥不择食：猛张大口、狼吞虎咽，无奈干面阻涩，如鲠在喉——咽不下去又吐不来，急得眼泪淋漓，无可奈何……回到宿舍，一方歉疚，一方嗔怪，余者笑对……屈指五十多年过去了，师兄、学弟已届入老年，却恍如昨日。

又过一年多，专业课、实验课都安排在东区系馆。我们又回到东区吃住，西大饭厅的往事竟成为美好青春难得的回忆插曲。

时光到了1963年的夏天，我们就要毕业了，就要奔赴祖国四面八方工作。校方重要通知使我们又有机缘回归西大饭厅——全体毕业生要在西大饭厅举行告别晚会。预告内容号召力非常：一项是会餐，每人交五角钱，敞开吃、不定量；另一项是蒋（南翔）校长告别赠言并回答同学即兴提问题。

当时国家经济、教育等战线形势开始好转，已有明显感受；入学的六年间社会政治生活大起大落、运动频仍，我等虽得到磨炼提高，仍不免有所迷茫，聆听校长赠言自然是众望所归。

□ 母校纪事

其实晚餐谈不上丰盛，难忘怀的就是“管饱”——这已是对毕业生难得的款待了。

在上千人的熙攘中主持人大声宣示：请校长讲话。大厅稍微安静下来。因离得远，灯光又昏暗，既看不清主席台上校长面孔，也难分清讲话声音，好在片刻之后便安静下来。校长讲话涉及三个“学习”问题：勉励大家活到老学到老。走出学校，在工作中学习；向社会学习；向周围的同仁同事学习。这些至理名言令我受益匪浅。

讲话刚结束，有人递条子提问。校长用浓重的苏吴乡音当众念诵：“蒋校长：请问大炼钢铁对不对？”对如此极为敏感的政治色彩问题，校长似是胸有成竹，敢于正视而不回避……整个大厅静穆得可

以听到各角落的干咳声。校长嗓音猛然高昂起来：“……我想这位同学所问的是指在清华园内炼钢铁事。作为六年制全面教育毕业的大学生，你们自己应该有力量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。你们学过自然科学，学过政治、哲学、辩证法……哲人先贤有一则有名的命题：现实的就是合理的——你们之中，包括这位同学在校园内炼了多久？十天？半个月？……”——极富哲理、深邃、自信又诚恳的回答耐人寻味，令学子们折服！

不久，我等即背负青春使命、母校的嘱托走向社会，奔赴工作岗位，告别了母校，也永远告别了西大饭厅……在那里，夹生的发糕、粗餐淡菜给我们提供了成长的必要营养，更品味过终生受益的精神美餐。

2011. 4. 18

我的34份考试卷

○吴 雁（1980精仪）

我是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，1977年3月入学，1980年11月毕业，离开学校已经31年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、工作的变动，手头保存在清华的物品除日记外，就是那34份考试卷了。

34份考卷中，最早的一份是1977年4月7日的数学考卷，最后一份是1980年10月30日的毕业设计报告（有3份卷子没有记录时间）。考卷的内容，有代数、几何、三角等补习时的课程，政治、英语、哲学、机械制图等公共课，物理、高等数学、电子技术、电工学等基础课，静力学、运动学、材料力学、物理光学、光学

仪器设计等专业课，共涉及17门课程。其中有的是阶段性测试，有的是一门课结束时的考试。不知现在大学的考试卷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们当年的考卷都是老师手工刻制蜡板，然后油印的。用纸非常粗糙，很薄很黑很脆，像过去的包装纸。

许多同学问我，卷子是如何得到的，为什么他们没有。我回忆，应当是从开始的无意识的得到，逐渐成为有意识的索取并保存下来。刚入学的时候，老师为了让我们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，有的课（不是所有课）考试结束后，会把考卷发给大家。有时还要求对做错的题进行改正（在34份卷子中，有2份就有当年改正的答案）。这应当是我的卷子的初期来源，无意识的得到。还有一个情况，当时我在班上学习比较好，为满足心理平衡，希望